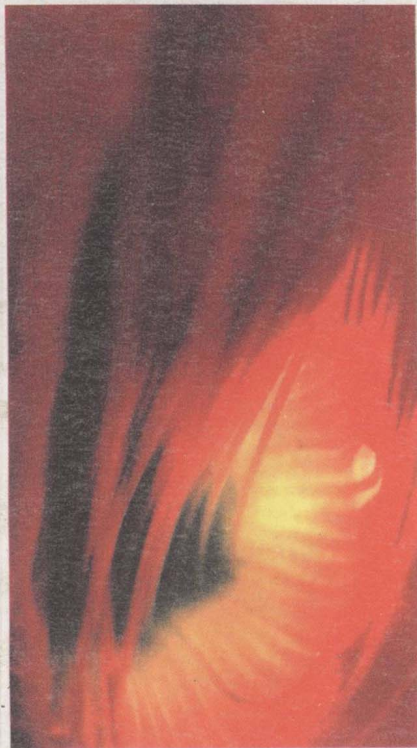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羡林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臧克家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藏克家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藏克家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藏克家】（1905—）诗人。又名瑗望。山东诸城人，1926年就读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回故乡。1930年就读于山东失学，1934年毕业后到山东临清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前线从事宣传工作。1942年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主编《文讯》月刊和《创造诗丛》。建国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等职。早年诗作多抒写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韧，用词精练、感情深沉。写于抗战时期的诗作歌颂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蕴含深切的悲痛和愤慨，格调奔放，文笔流畅。抗战后创作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讽刺诗，反映了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寻车后诗作讴歌新社会，风格明朗流畅。主要作品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从军行》、《生命的零度》、《春风集》、《欢呼集》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1)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	(5)
友情和墨香	(17)
书的故事	(25)
泰山脚下诗碑林	(33)
十六小时以内	(38)
我的“南书房”	(44)
博士之家	(48)
我在想什么 干什么	(52)
称名忆旧容	(62)
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	(68)
怀念逐日深	(76)
老舍永在	(83)
剑三今何在?	(102)
老哥哥	(113)
一文三酒痛哭泪	(119)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新诗答问 ..... | (123) |
| 谈比喻 .....  | (128) |

目

录

##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毛主席视察黄河，一张留影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了。这是望到了壮丽的远景，从一个伟大心胸里流露出来的欢笑。这笑里带着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必胜的信心。这笑是有力的，动人的，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追随在毛主席身后，紧跟着他的脚步前进的六个人，不，应该是六万万人，也都笑了。

毛主席在笑着向黄河“打招呼”，好似说：“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黄河呵，不能再任情纵横了，我们要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远在童年时代，读了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的描写，就使我对于孕育古代中国文明的这祖国第二大河，发生了一种豪迈的景仰感情。

古代诗人们的诗句更把它美化了。长河落日的雄浑景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伟大气势，是会令人为之心怀壮阔、志气昂扬的。

黄河，这流经七个省份、流长五千公里的来自天上的水，是任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像——头横冲直撞的





发生无限同情，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十分愤慨；对于黄河呢，认识到它为害的惨烈，从心里兴起一种制服它的愿望。

这种制服黄河，使它滔滔的洪流安澜的愿望，不是自今日始的。远古时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大禹，不就是人民智慧、人民希望的一个化身吗？他那凿龙门、疏九河的气魄和毅力，他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惶惶不宁居处的忘我精神，是叫人肃然起敬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的。历代以来，凡是在治黄方面尽过一些力量、作出一些贡献的人，人民铭记着他们的名字，用感激与尊敬的心情怀念着他们，甚至替他们立了庙堂，把他们当成神来供奉。

可是，由于历史性的限制，由于旧式的社会制度的阻碍，对于为害巨烈的黄河，只能凭一次又一次惨痛的经验，作出一些消极性的防御工作，如何从根本上控制它，使它对祖国和人民作出有益的巨大贡献，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把“等到黄河水清”和“日头从西边出来”看作同样是不可能的。

是的，滔滔的黄河，流过荒古的北京人时代，流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流过蒋介石反动统治时代，它那贪婪的大口，吞进了千万顷良田沃土，在大地上留下了漠漠荒沙，它把几千年前的水纹留在峭壁上，它把惊险留在一代又一代三门峡船公的心头，它把报警的锣鼓声、大堤溃决时绝望的呼号，永远留在人民深深的记忆里。

黄河，终于流到了毛泽东时代。

千万年蛮横任性的黄河，今天，我们要叫你伏伏贴贴

地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指标前进。

千万年来滔滔的浑黄浊流，我们要叫你一清见底。黄河，一个领导全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巨人，走近了你的身旁。他笑着向你打招呼，他也要你彻底翻一个身。在他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河远景：规模相当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一个水电站，巍然屹立在三门峡上，这里的电门一开，无数工厂的机器立刻轰响了起来，数以亿计的电灯，一齐放出了亮光。

拦河坝，拦腰把黄河拦住，成为一个又一个人造湖。它的绿波，映在旭日和晚照里，会使人想起“澄江静如练”这美丽的诗句所表现的境界来。黄河两岸，树木成林，绿草如茵，秋天来到的时候，一望无边的黄土地上，火似的沉甸甸的高粱的红穗在风里摇晃。

成队的汽车在柳荫大道上疾驰而过；汽笛叫了，满载客人和货物的轮船正行走在河面上……

毛主席站在黄河身旁，望着它的壮丽远景，笑了。

1955年10月

##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

我把从死神和病魔手中挣脱出来的身子安放在桃源似的青岛了。这里有海,有山,有清静。我们的学校——青岛大学,把身子的一半托在青山上,坐在石头楼的窗前,远处近处的红瓦绿树云影——样地浮到人的眼前。海的波动的影子,海的健壮的呼吸,从一层层的绿色的树影中透过来,传过来。傍着校舍的——条条白线似的小径,可以引你到幽僻的山中,可以引你到“第一公园”——花鸟的世界,自然的家。

青岛是诗的。

生命的流水总是这样:有时恶浪排空,有时澄静如练;然而,静,只是暂时的休憩,它正蓄养精力作第二次的冲击呢。

我在青岛找到了“自己的诗”——这就是说,我多年的血汗苦心终于铸造出一个结果:“风格”。然而,请不要错想了一:以为山海的精灵授予我了什么“灵感”或在梦中借给我了一支生花的“彩笔”;也不是深宵里海上一明一暗的神秘灯塔,对于我这个因无眠才跑来坐在一条长凳子上的人指点破了什么真理和人生之谜;不是的。战斗的生活,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

痛苦的磨难,叫我用一双最严肃的眼睛去看人生,而且,以敏感到与疯人只隔一纸的神经(我做了三年疯人)去感受生活,以强烈的火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以正义的界线去界开黑暗与光明,真理与罪恶。总之,这时候,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已经找到了自己固定的位置,我已经定了型。因而,我的诗才获得了自己的风格。诗,总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同时,我还得为自己欣幸,在青岛,天赐予了我一些师友,这,对于我诗的创作有着很重大的关系。当我初步学诗的时候,只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名字,而今我却能够读他的诗集受他的教益了。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战斗,失败后,一时悲观心情的冶铸)闻先生从这一节《杂感》里认识了我。

我抱着自己的创作和自己喜欢的一本诗集,抱着一颗“雄心”去作第一次的拜访。他把我的东西粗略地翻过了,没有说什么,他又把我拿去的别人的那本诗集看了一部分,而且,看了写在内封面上的我的题字。

“不,‘成熟’应该改为‘半成熟’……”闻先生笑着这么说了。

他的手是那么熟练,一个作品经他一掂,轻重便有了分量。在这一次谈话以后,回去,我把许多年来诗稿的大部分全交给了火。

从此,闻先生的办公室里,家里,常常有我的踪影。这一个时期,《死水》同徐志摩先生的几本诗集装饰了我的案头,我的心——尤其是闻先生的这本《死水》,我差不多几

年没离开过手，我几乎每一篇都能背诵，我从中得的东西太多了（单是说在技巧上）。同时，我也用它去教过学生，影响过朋友，我曾用它去攻破死抱住五七律的冬烘先生。抗战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在前线上向几万弟兄，向多数工作同志朗读过其中的《一句话》。闻先生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的谨严。他的诗，在技巧的磨练上所下的工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了浮浅的“自是”心，拉回乱放的野马，觉得新诗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它比旧诗还难！

我向闻先生和他的诗学习。学习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在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想象；知道了，也不会用它。抓住第一个跑到我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宝贝似地不放松，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隐喻，形象上去了。不知道打开心门，让千千万万个想象飞进来，然后，苦心地，比较着好坏，像一个吝啬的穷女人和一个小气的小贩子把一个制钱作为这场买卖成败的那样认真地争较着，然后，用无情的手把所有的想象都赶出去，只留下最后的一个。因为，形容一个东西，只有一个想象最美，虽然，你有权利去用另外的千千万万，去用“蔚蓝”形容“天”，用“姊姊”去呼“月亮”……

没有扎着翅膀的想象，永远把你的诗施累在平庸的地上，而诗，却和“文”一样，最忌讳“平”的！

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决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便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

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福楼拜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诗艺的青年朋友都应该当“教条”一样地看待它,遵守它!

这时候我的创作兴致很高,用心也很苦!每得一诗便跑到他家里的书斋中去找他,吸着纸烟,朋友一样地谈着,他指点我这篇诗的好处,缺点,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些字下得太嫩。同时,他又立即到书架子上去(他的书架子作了他的四壁(抓过来一本西洋诗,打开,找出同我的想象字句差不多的想象字句来,比较着看,当然,人家的更好。有时,一个句子,一篇诗,得到了他的心,他占井似的心上(他久已把诗心交给一堆故纸了)立刻泛起澎湃的热流,眉飞色舞地读着它,同时,把一‘个几乎是过分的夸奖给了我。他,每次在那诗句上划了红圈(多难得到的一个红圈啊),那个句子恰是我最得意的,我们的眼睛和心全叫诗连在一起了。

记得有一个暑假,我把《神女》这篇诗的底稿寄给他看,其实是在作一次试验,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最喜欢。复信回来了,我心上的那个句子:“记忆从头一齐亮起”,果然单独地得了那个红圈,为了报答知音,我高兴得狂跳起来。

徐志摩先生的诗写得精彩,才气,超脱,好似李白,我欢喜他的《再别康桥》和《猛虎集》上的另一些诗篇;但是,总觉得他眼里的宇宙和人生和我距离得太远,他《云游》(他的一个集子)在天上,我的生命却扎根在泥土里。灵魂

仿佛不在——一个天地里，喜欢也只是喜欢他诗作的漂亮就完了。

梦家，也来到了我们的学校里，还有诗人孙大雨先生。从后者我没得到什么，梦家却帮助了我不少，有一两篇诗还经过他的润色呢（如《烙印》里的《万国公墓》）。和他谈诗的结果，我更知道了怎样去展开想象的翅。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现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练。对于以“灵魂”活动作为诗的源泉与生命这一点，使我们在谈诗时常常意见背驰！因为，我和他对人生的看法恰恰相反。虽然如此，但是他耀眼的才华，美丽的诗句，也着实打动了我的心。他造句专求美丽，甚至不管在什么场合上，譬如在吊沪上殉国战士的一篇诗中（名字叫做洋泾浜吧？）有这样一句：“桃花一行行”，我同闻先生都劝他把“桃花”改为“血花”，他并不依从，他认为写的虽然是“血花”，然而把它写作“血花”却没有“桃花”漂亮。“桃花”当然比“血花”漂亮，可是，这篇诗的严肃和沉痛性也随着“桃花”被取消了！这两个字关系多大——关系着他对于诗的整个的态度，这不仅是手法上的问题。

他的想象是活泼美丽的，有时美丽得出奇，几乎是不合理的了。他讲给我，把一片落叶比做一只三角的小船，又怎样在梦里（在梦里！）漂在天河里了。他讲给我，一个檐前的“铁马”怎样飞到天上去（天上！）变一颗星……他教给了我许多，他的想象几乎成了无根的幻想，而他理想的天国也不在地下，在天上。



然而，毕竟从他技巧的宝山上，我没有空着手回来。

此外，王统照先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助力。有了新作，常常跑到“观海二路四十九号”他的寓所（而今已经做了敌人海军的营房了）里去，用热情激动的调子背诵给他听，他给我好些有益的意见。他很为我能背诵那么长的活体诗而惊讶，他不知道我写它们的时候，一个字就是一滴心血！我们也常常谈到旧诗，这个时候，我读了不少的名家，我能背诵出许许多多名篇和名句来。他们的表现力和技巧有时是惊人的。同时，我也读了拜伦，雪莱，济慈，卜朗宁，莎士比亚……的名著。它们掀动了我，也惊讶鼓舞了我。因为在《新月》上发表了两篇诗（十年前的当时，稿费是四毛一行），如是，有些好事的人们作“诗谱”时便把我的名字列入“新月派”的行列中去；过了些时，我又常在《文学》上写诗，如是，又说我给“新月派”敲了丧钟。多好笑的一些梦话！

这个时期，我从民间语言的利用上（我对乡村太亲切了！），从中今古外的名篇上，从当代名家的学习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风格”，而这个“风格”还是以生活作基石而建立起来的。从学习而来的不过是技巧而已。

依然受着病的折磨。神经衰弱得厉害，夜，多可怕的夜！没有患过失眠症的人，是不知道夜到底有多长！有时，不失眠比失眠更可怕，因为避免这“可怕”，往往强挣着不敢睡去。设若怀着一肚子忧郁愁苦，一下子睡着了，半夜里会突然被魔手拉醒，一睁眼：四壁向你板着鬼脸狞笑，眼前一团黑，整个宇宙陷在沉寂中，死的沉寂，怕人的沉